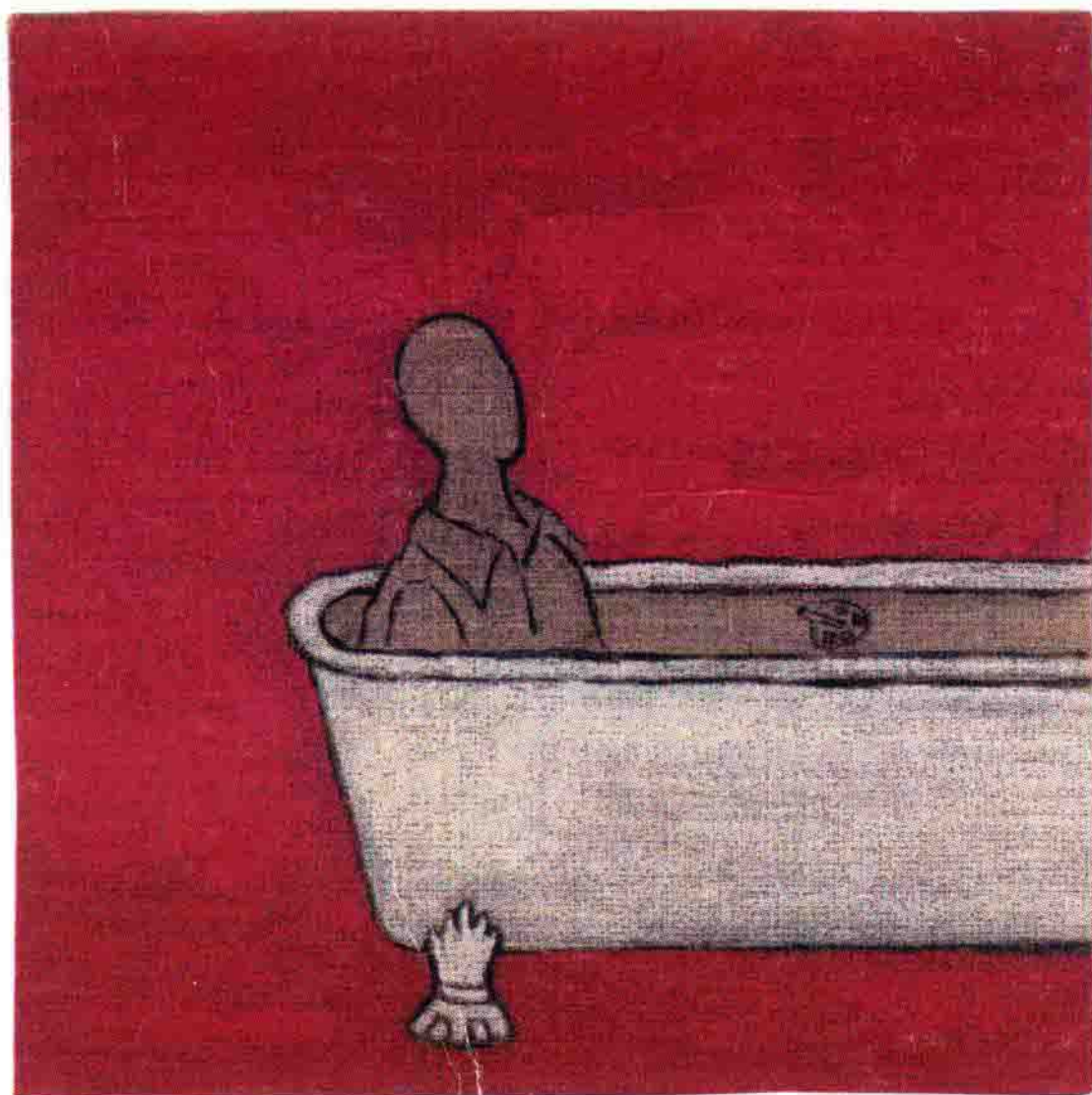


Jean-Philippe Toussaint

让-菲利普·图森



浴室

孙良方 夏家珍 译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让-菲利普·图森

浴室

孙良方 夏家珍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浴室 / (比) 图森著; 孙良方, 夏家珍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 11

(图森作品集. 1)

ISBN 978 - 7 - 5404 - 6562 - 9

I. ①浴… II. ①图… ②孙… ③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比利时 - 现代 IV. ①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1330 号

浴 室

著 者: 让 - 菲利普 · 图森

译 者: 孙良方 夏家珍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唐 明

装帧设计: CANTONBON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3.25

字 数: 51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04 - 6562 - 9

定 价: 12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浴室

让-菲利普·图森

浴室

孙良方 夏家珍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JEAN-PHILIPPE TOUSSAINT
LA SALLE DE BAIN

© 1985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85 年法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
等于其他两条边的平方之和

毕达哥拉斯

巴 黎

1) 当我开始在浴室里消磨下午这段时光时，我并不打算待在里面；不，我在那里让时间愉快地流逝，躺在浴缸里沉思默想；有时穿着衣服，有时光着身子。爱德蒙松喜欢待在我的床头边，她觉得我变得更加安详。有时我跟她开玩笑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。我边说边做大幅度的手势。我认为最实用的浴缸是两边平行、靠背倾斜、底部笔直的那一种，它可以使入浴者免去使用防滑装置。

2) 爱德蒙松觉得我老是不愿离开浴室真有点枯燥乏味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关照我的生活。她每天在一家艺术画廊工作半天，这样她可以兼顾到家务的需要。

3) 我的四周是各种壁橱、毛巾架，还有一只坐浴盆。盥洗盆是白色的，上面是搁板，

搁板上放着牙刷和剃刀。我对面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斑痕，而且有裂缝；灰暗的油漆剥落，露出点点小洞。一条裂缝好像一直伸展到地面。我几个小时地观察这条裂缝的尽头，毫无结果地想发现这条裂缝的进展。有时，我又试图获得其他的经验。我在一面小镜子里盯住我自己的脸部，同时盯着我手表上移动的指针。但我的脸上毫无表情，从来就是毫无表情。

4) 一天早晨，我拉下了晾衣绳，将壁橱和搁板上的东西全部搬走。把这些梳妆用具统统塞进一只大的垃圾袋之后，我开始将书橱里的一部分书搬出来，当爱德蒙松回来的时候，我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躺在浴缸里，两只脚交叉地搁在水龙头上。

5) 爱德蒙松最后只得通知我的父母。

6) 妈妈给我拿来了糕点。她坐在坐浴盆上，两腿之间是一大盒打开的点心，她把这些点心放进一只汤盆里面。我发现她心事重重，来到后一直避开我的目光。她忧心忡忡地抬起头来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什么也没有说。她拿起一块奶油小蛋糕咬了一口，对我说，你得去散散心，运动运动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啦。她

用手套擦了擦她的嘴角。我回答说，我觉得散心一事并不需要，我又笑笑说，我最害怕的就是散心消遣。她看到无法与我讨论下去，机械地拿起一块千层糕递给我。

7) 我每星期两次通过收音机收听法国足球赛的比赛实况。转播延续两小时之久。在巴黎的演播室里，节目主持人将各地赛场的特约记者的现场报道编排在一起。我认为足球是最能令人展现想像力的运动，所以从不错过这种节目。我摇荡在热情洋溢的播音员的声音中，边听广播，边将电灯关上，有时双目紧闭。

8) 我父母的一位朋友路过巴黎，来我家做客。他对我说外面正在下雨。我伸出手臂指指盥洗盆，请他去拿毛巾。他宁可拿那块黄色的而不拿那块脏的。他久久地、小心翼翼地擦干了头发。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。因为大家沉默着无言以对，他就对我诉说关于他业务上的事情，并且解释说，他所碰到的那些困难是无法克服的，因为这是同等级别的人员之间性格上无法相容而造成的。他神经质地揉搓着那块毛巾，并沿着浴缸边大踏步地来回走动。他越说越激动，态度越来越强硬，恶狠狠地大声叫喊。最后他把拉古尔骂作不负责任的人。他

说，我尽了一切努力，一切！但没有一个人理解我。

9) 我穿的衣服很简单：本色的粗布裤子，蓝衬衫，单色调的领带。这些衣服紧贴在我身上，以至于我穿着它们能显露出我身上细腻而强壮的肌肉。我躺着，浑身放松，双目闭拢。我想到那位身穿白衣的女人，想到甜品，还想到香草冰淇淋，上面浇一层滚烫的巧克力。几个星期以来，我一直想着这道点心。从科学的观点出发（我并非贪吃的人），我在这种混合物中见到一种完美。一种蒙德里安式的画面。稠腻的巧克力盖在香草冰淇淋之上，体现出热与冷、凝固与流动之间的对比，失去平衡、严密性和准确性。而不管我对鸡肉怀有多大的温情，都不支持这种对比。不。我快要昏昏欲睡的时候，爱德蒙松走进浴室，转身交给我两封信。其中一封是奥地利使馆寄来的。我用一把梳子将信拆开。爱德蒙松从我的背后读信，指着请帖上我的名字，我既不认识奥地利人，也不认识外交官，就说这可能是搞错了。

10) 我坐在浴缸的边沿上，向爱德蒙松解释道，在二十七岁（马上就要二十九岁）的年纪上，整天封闭在浴缸里生活似乎是不大

健康的。我低下眼睛，抚摸着浴缸上的搪瓷说，我得冒一种风险，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，目的是。我没有把话说完。

11) 第二天，我走出了浴室。

12) 卡勃洛温斯基。那你姓什么？我问。维托特。这是一个白头发的男人，身穿灰色衣服，坐在我的厨房里，手里拿一只烟嘴。一位比他年轻的男人站在他背后。卡勃洛温斯基一跃而起，把他的椅子让给我。他以为这房子里就他一个人，他有点尴尬，并请求原谅。为了表明他在我的房子里的合法性，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，是爱德蒙松要求他来重新油漆厨房。我知道这件事。爱德蒙松工作的那家画廊正在展出波兰画家的作品。因为这些波兰人很穷，爱德蒙松曾对我说过，请他们来油漆厨房可以少付点钱。

13) 我整个白天过得很安静，现在却被两位波兰人搅乱了我闲散中的平静。他们一直待在厨房里，乖乖地等着油漆，那是爱德蒙松忘记提供给他们的。卡勃洛温斯基不时地来敲敲我的门，并从门缝里将头伸进来问这问那，我对这些问题一概友好地回答说我不知道。几

分钟后，我不再听到他们的声音。我坐在床上，背靠枕头看我的书。外面的门发出了声音，我抬起头来。不一会，爱德蒙松出现在眼前，她满面春风，她要和我做爱。

14) 现在。

15) 现在做爱？我沉着地合上我的书，将一只手指留在两页之间以便记住读到的地方。爱德蒙松笑了，双脚并拢地雀跃起来。她解开上衣的扣子。门后面，卡勃洛温斯基声音低沉地说他从早晨起一直等油漆，他讲到一天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被浪费了。爱德蒙松很自然地把门打开，笑嘻嘻地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。

16) 爱德蒙松尝面条时烫着了了自己的嘴唇。卡勃洛温斯基坐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，低着头现出一副沉思的样子，嘴里吸吮着他的烟嘴。当他知道爱德蒙松为什么没有买回油漆（药品杂货店已经关门）之后，他就不断地叹惜说今天已是星期一。同时，他想知道我们今天是否还付给他工资。爱德蒙松这时变得含糊其辞。她承认今天她不管怎样都不会买油漆，因为她还没有决定选购什么样的颜色，她正在